

後漢書

冊三



後漢書卷一百十八

宋 宣城 太子 守范 曄撰

唐 章懷 太子 子 賢注

西域傳第七十八

西域

武帝時西域內屬有三十六國漢為置使者校尉領

護之前書曰自李廣利征討大宛之後屯田宣帝改

曰都護宣帝時鄭吉以侍郎田渠犂發兵攻車師遷

師以西北道號曰都護破車師後降日逐遂并令護車元

帝又置戊己二校尉屯田於車師前王庭漢官儀曰

鎮覆四方又開渠播種以爲厭勝故哀平間自相分

割為五十五國王莽篡位貶易侯王由是西域怨叛

前書曰莽即位改匈奴單于印璽與中國遂絕並復

後漢書卷一百十八 列傳 一中華書局聚

役屬匈奴匈奴斂稅重刻諸國不堪命建武中皆遣

使求內屬願請都護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

不許之會匈奴衰弱莎車王賢誅滅諸國賢死之後

遂更相攻伐小宛精絕戎廬且末為鄯善所并且音余

反渠勒皮山為于寘所統悉有其地郁立單桓孤胡

烏貪訾離為車師所滅後其國並復立永平中北虜

乃脅諸國共寇河西郡縣城門晝閉十六年明帝乃

命將帥北征匈奴取伊吾廬地在今伊州伊吾縣也置宜禾都

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寘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自

絕六十五載乃復通焉明年始置都護戊己校尉及

明帝崩焉耆龜茲龜茲讀曰丘攻沒都護陳睦悉覆

其眾匈奴車師圍戊己校尉建初元年春酒泉太守

段彭大破車師於交河城章帝不欲疲敝中國以事

夷狄乃迎還戊己校尉不復遣都護二年復罷屯田
伊吾匈奴因遣兵守伊吾地時軍司馬班超留于賓
綏集諸國和帝永元元年大將軍竇憲大破匈奴二
年憲因遣副校尉閻槃將二千餘騎掩擊伊吾破之
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爲都護居龜茲復置戊

己校尉

○劉敞曰置戊己校尉案戊己本兩校今此文云又置戊部候則此時當但置戊校也

車師傳注中云戊校尉所統又傳云戊校尉閻詳足明置戊校而已後人不知妄增己字亦非章懷以前

失之領兵五百人居車師前部高昌壁又置戊部候居

車師後部候城相去五百里六年班超復擊破焉耆

於是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其條支安息諸國至于

海瀕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窮

臨西海而還

續漢書甘英作

皆前世所不至山經所未詳

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於是遠國蒙奇兜勒皆

來歸服遣使貢獻及孝和晏駕西域背畔安帝永初

元年頻攻圍都護任尙段禧等禧音喜朝廷以其險

遠難相應赴詔罷都護自此遂棄西域北匈奴即復

收屬諸國共為邊寇十餘歲敦煌太守曹宗患其暴

害元初六年乃上遣行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

以招撫之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來降數月北匈

奴復率車師後部王共攻沒班等遂擊走其前王鄯

善逼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擊匈奴報索班

之恥復欲進取西域鄧太后不許但令置護西域副

校尉居敦煌復部營兵三百人羈縻而已其後北虜

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議者因欲閉玉門

陽關以絕其患玉門陽關二關延光二年敦煌太守

張璠上書陳三策以為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

海之間大秦國在西海也專制西域共為寇鈔今以酒

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前書敦煌郡廣至

禾都尉居也廣至故城在今瓜州常樂縣東先擊呼

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脇車師後部此

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

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武帝初置酒泉

列四郡據兩關焉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

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朝廷下其議尚書陳忠上疏

曰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

太宗屈供奉之恥窘困也高帝自擊匈奴至平城為

太宗文帝也賈誼上疏曰匈奴屢侮侵掠而漢歲致

金絮繒綵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人主之操天子供貢

故云恥也禮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遣虎臣
浮河絕漠窮破虜庭沙土曰漠直當斯之役黔首隕

於狼望之北財幣糜於廬山之壑狼望匈奴中地名也前書揚雄曰前

代豈樂無量之費快心於狼望也府庫單竭杼柚空虛

算至舟車貨及六畜武帝時國用不足算至車船租

一輶車一算商賈車二算船五丈以上夫豈不懷慮久

故也懷思也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羌前書云起敦

以隔婁羌裂匈奴之右臂也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

孤特鼠竄遠藏至於宣元之世遂備蕃臣宣帝元帝時呼韓邪

單于數入朝稱臣奉貢關徼不閉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

以威服難以化狎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

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

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

賄益增膽勢益殖殖生也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

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

貲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絕遠卹之煩費不見先
世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守禦之具不精內郡
武衛之備不脩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
以慰勞吏民外無以威示百蠻蹙國滅土經有明誠

毛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邵公曰
薛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也

臣以爲敦煌宜置

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
震怖匈奴

淮南子曰脩政於廟堂之外也

淮南子曰脩政於廟堂之外也

帝納之乃以班

勇

班勇之子

爲西域長史將弛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

勇遂破平車師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絕三通順

帝永建二年勇復擊降焉耆於是龜茲疏勒于寘莎

車等十七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葱嶺已西遂絕六年

帝以伊吾舊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爲鈔

暴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置伊吾司馬一人自

陽嘉以後朝威稍損諸國驕放轉相陵伐元嘉二年

長史王敬為于寘所沒永興元年車師後王復反攻

屯營雖有降首首猶服也音式救反曾莫懲革自此浸以疎慢

矣班固記諸國風土人俗皆已詳備前書今撰建武

以後其事異於先者以為西域傳皆安帝末班勇所

記云

西域內屬諸國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極玉

門陽關西至葱嶺其東北與匈奴烏孫相接南北有

大山中央有河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

河有兩源一出葱嶺東流葱嶺山名也西河舊事一云其山高天生葱故名一

出于寘南山下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

海一名鹽澤去玉門三百餘里自敦煌西出玉門陽

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

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門戶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蒲萄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漢常與匈奴爭車師伊吾以制西域焉自鄯善踰葱嶺出西諸國有兩道傍南山北陂河西行循河曰陂音彼義反次下亦同史記曰陂山通道至莎車爲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

大月氏安息之國也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陂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出玉門經鄯善且末精絕三千餘里至拘彌

拘彌國居寧彌城去長史所居柳中四千九百里續漢

書曰寧彌國王本名拘彌去洛陽萬二千八百里領戶二千一百

七十三口七千二百五十一勝兵千七百六十人順帝永建四年于寘王放前殺拘彌王興自立其子爲

拘彌王而遣使者貢獻於漢敦煌太守徐由上求討
之帝赦于寘罪令歸拘彌國放前不肯陽嘉元年徐
由遣疏勒王臣槃發二萬人擊于寘破之斬首數百
級放兵大掠更立興宗人成國為拘彌王而還至靈
帝熹平四年于寘王安國攻拘彌大破之殺其王死
者甚眾戊己校尉○劉敞曰案文多己字但是西域
長史各發兵輔立拘彌侍子定興為王時人眾裁有
千口其國西接于寘三百九十里

于寘國居西城去長史所居五千三百里去洛陽萬
一千七百里領戶三萬二千口八萬三千勝兵三萬
餘人建武末莎車王賢強盛攻并于寘徙其王俞林
為驪歸王明帝永平中于寘將休莫霸反莎車自立
為于寘王休莫霸死兄子廣德立後遂滅莎車其國

轉盛從精絕西北至疏勒十三國皆服從而鄯善王亦始強盛自是南道自葱嶺以東唯此二國爲大順帝永建六年于寘王放前遣侍子詣闕貢獻元嘉元年長史趙評在于寘病癱死評子迎喪道經拘彌拘彌王成國與于寘王建素有隙乃語評子云于寘王令胡醫持毒藥著創中故致死耳評子信之還入塞以告敦煌太守馬達明年以王敬代爲長史達令敬隱覈其事敬先過拘彌成國復說云于寘國人欲以我爲王今可因此罪誅建于寘必服矣敬貪立功名且受成國之說前到于寘設供具請建而陰圖之或以敬謀告建建不信曰我無罪王長史何爲欲殺我且日建從官屬數十人詣敬坐定建起行酒敬叱左右執之吏士並無殺建意官屬悉得突走時成國主

簿秦牧隨敬在會持刀出曰大事已定何為復疑即

前斬建于寘侯將輸熨等遂會兵攻敬敬持建頭上

樓宣告曰天子使我誅建耳于寘侯將遂焚營舍燒

殺吏士上樓斬敬懸首於市輸熨欲自立為王國人

殺之而立建子安國焉○劉敬曰國人殺之案下文

云殺之蓋是不從字馬達聞之欲將諸郡兵出塞擊于寘桓帝

不聽徵達還而以宋亮代為敦煌太守亮到開幕于

寘令自斬輸熨時輸熨死已經月乃斷死人頭送敦

煌而不言其狀亮後知其詐而竟不能出兵于寘恃

此遂驕自于寘經皮山至西夜子合德若焉

西夜國一名漂沙去洛陽萬四千四百里戶二千五

百口萬餘勝兵三千人地生白草有毒國人煎以為

藥傅箭鏃所中即死漢書中誤云○劉敬曰漢書中

案漢當作前并大

秦國字亦然西夜子合是一國今各自有王前書云西夜國王號子合

子合國居呼鞞谷

鞞音九言反

去疏勒千里領戶三百五

十口四千勝兵千人

德若國領戶百餘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人東

去長史居三千五百三十里去洛陽萬二千一百五

十里與子合相接其俗皆同自皮山西南經烏耗

前書

音義音鸚拏又云烏音一加反耗音直加反急言之如鸚拏也

涉懸度歷蜀賓六十

餘日行至烏弋山離國地方數千里時改名排持復

西南馬行百餘日至條支

條支國城在山上周回四十餘里臨西海海水曲環

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道土地暑溼

出師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大雀其卵如甕轉北而

東復馬行六十餘日至安息後役屬條支爲置大將監領諸小城焉

安息國居和犢城去洛陽二萬五千里北與康居接南與烏弋山離接地方數千里小城數百戶口勝兵最爲殷盛其東界木鹿城號爲小安息去洛陽二萬里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獻師子符拔符拔形似鱗而無角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還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齎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十三年安息王滿屈復獻師子及條支大鳥時謂之安息雀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從阿蠻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

斯賓南行度河又西南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
西界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
異物焉

大秦國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地方數千
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以石爲城郭列置
郵亭皆堊堊之

堊飾也音火既反郭璞曰堊白土也音惡

有松栢諸木百

草人俗力田作多種樹蠶桑皆髡頭而衣文繡乘輜
輶白蓋小車出入擊鼓建旌旗幡幟所居城邑周圍
百餘里城中有五宮相去各十里宮室皆以水精爲
柱食器亦然其王日游一宮聽事五日而後徧常使
一人持囊隨王車人有言事者卽以書投囊中王至
宮發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書置三十六將皆會
議國事其王無有常人皆簡立賢者國中災異及風

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土多金銀奇寶有夜

光璧明月珠駭雞犀

抱朴子曰通天犀有白理如凝者以盛米置羣雞中雞欲往啄

米至輒驚却故南人名爲駭雞

珊瑚琥珀琉璃玕朱丹青碧刺金

縷繡織成金縷芻雜色綾作黃金塗火浣布又有細布或言水羊毳野蠶繭所作也合會諸香煎其汁以爲蘇合凡外國諸珍異皆出焉以金銀爲錢銀錢十當金錢一與安息天竺交市於海中利有十倍其人質直市無二價穀食常賤國用富饒鄰國使到其界首者乘驛詣王都至則給以金錢其王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市故遮闕不得自達

闕音五代反

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

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貢並無

珍異疑傳者過焉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
母所居處幾於日所入也漢書云從條支西行二百
餘日近日所入則與今書異矣前世漢使皆自烏弋
以還莫有至條支者也又云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
出海西至大秦人庶連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置驛

也終無盜賊寇警而道多猛虎師子遮害行旅不百
餘人齎兵器輒爲所食又言有飛橋數百里可度海
北諸國所生奇異玉石諸物譎怪多不經故不記云

魚豢魏略曰大秦國俗多奇幻口中
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一二九巧妙非常

大月氏國

下氏音支並同

居藍氏城

前書藍氏作監氏

西接安息四

十九日行東去長史所居六千五百三十七里去洛
陽萬六千三百七十里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餘
萬人初月氏爲匈奴所滅遂遷於大夏分其國爲休

密雙靡貴霜盼頓都密凡五部翎侯後百餘歲貴霜

翎侯丘就卻攻滅四翎侯自立爲王國號貴霜王

劉

破曰案文多一王字

侵安息取高附地又滅濮達剡賓悉有其

國丘就卻年八十餘死子闍膏珍代爲王復滅天竺置將一人監領之月氏自此之後最爲富盛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云

高附國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也其俗似天竺而弱易服善賈販內富於財所屬無常天竺剡賓安息三國強則得之弱則失之而未嘗屬月氏漢書以爲五翎侯數非其實也後屬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

天竺國一名身毒在月氏之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溼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而戰其人弱於月

氏脩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

浮圖卽佛也

從月氏高附

國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磬起國皆身毒之地身毒有

別城數百城置長別國數十國置王雖各小異而俱

以身毒爲名其時皆屬月氏月氏殺其王而置將令

統其人士出象犀瑇瑁金銀銅鐵鉛錫西與大秦通

有大秦珍物又有細布好毳毼

毳音它毼音登

曰施之承大牀前小榻上登以上牀也

諸香石密胡椒薑黑鹽和帝時

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畔乃絕至桓帝延熹二年四

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

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

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

國圖畫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

其道者後桓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百姓稍有奉者

後遂轉盛

東離國居沙奇城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大國也其土氣物類與天竺同列城數十皆稱王大月氏伐之遂臣服焉男女皆長八尺而怯弱乘象駱駝往來鄰國有寇乘象以戰

栗弋國屬康居出名馬牛羊蒲萄衆果其土水美故蒲萄酒特有名焉

嚴國在奄蔡北屬康居出鼠皮以輸之

奄蔡國改名阿蘭聊國居地城屬康居土氣溫和多

楨松白草

前書音義曰白草草之白者又云似莠而細熟時正白牛馬所食焉

民俗衣服與康居同

服與康居同

莎車國西經蒲犁無雷至大月氏東去洛陽萬九百五十里匈奴單于因王莽之亂略有西域唯莎車王

延最強不肯附屬元帝時嘗爲侍子長於京師慕樂中國亦復參其典法常勅諸子當世奉漢家不可負也天鳳五年延死諡忠武王子康代立光武初康率傍國拒匈奴擁衛故都護吏士妻子千餘口檄書河西問中國動靜自陳思慕漢家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乃承制立康爲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國皆屬焉九年康死諡宣成王弟賢代立攻破拘彌西夜國皆殺其王而立其兄康兩子爲拘彌西夜王十四年賢與鄯善王安並遣使詣闕貢獻於是西域始通葱嶺以東諸國皆屬賢十七年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護天子以問大司空竇融以爲賢父子兄弟相約事漢款誠又至宜加號位以鎮安之帝乃因其使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

敦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大權又令諸國
失望詔書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
其使不肯易遵迫奪之賢由是始恨而猶詐稱大都
護移書諸國諸國悉服屬焉號賢為單于賢浸以驕
橫重求賦稅數攻龜茲諸國諸國愁懼二十一年冬
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獻其珍
寶及得見皆流涕稽首願得都護天子以中國初定
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是時賢自負兵強
欲并兼西域攻擊益甚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
還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
侍子見留都護尋出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狀聞天子
許之二十二年賢知都護不至遂遺鄯善王安書令
絕通漢道安不納而殺其使賢大怒發兵攻鄯善安

迎戰兵敗亡入山中賢殺略千餘人而去其冬賢復
攻殺龜茲王遂兼其國鄯善焉耆諸國侍子久留敦
煌愁思皆亡歸鄯善王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
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天子報曰今使者大兵未
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
善車師復附匈奴而賢益橫媯塞王自以國遠遂殺
賢使者賢擊滅之立其國貴人駙鞬爲媯塞王賢又
自立其子則羅爲龜茲王賢以則羅年少乃分龜茲
爲烏壘國徙駙鞬爲烏壘王又更以貴人爲媯塞王
數歲龜茲國人共殺則羅駙鞬而遣使匈奴更請立
王匈奴立龜茲貴人身毒爲龜茲王龜茲由是屬匈
奴賢以大宛貢稅減少自將諸國兵數萬人攻大宛
大宛王延留迎降賢因將還國徙拘彌王橋塞提爲

大宛王而康居數攻之橋塞提在國歲餘亡歸賢復以爲拘彌王而遣延留還大宛使貢獻如常賢又徙于寘王俞林爲驪歸王立其弟位侍爲于寘王歲餘賢疑諸國欲畔召位侍及拘彌姑墨子合王盡殺之不復置正○劉敞曰案文正當作王但遣將鎮守其國位侍子戎亡降漢封爲守節侯莎車將君得在于寘暴虐百姓患之明帝永平三年其大人都末出城見野豕欲射之豕乃言曰無射我我乃爲汝殺君得都末因此卽與兄弟共殺君得而大人休莫霸復與漢人韓融等殺都末兄弟自立爲于寘王復與拘彌國人攻殺莎車將在皮山者引兵歸於是賢遣其太子國相將諸國兵二萬人擊休莫霸霸迎與戰莎車兵敗走殺萬餘人賢復發諸國數萬人自將擊休莫霸霸復破之

斬殺過半賢脫身走歸國休莫霸進圍莎車中流矢
死兵乃退于寘國相蘇榆勒等共立休莫霸兄子廣
德爲王匈奴與龜茲諸國共攻莎車不能下廣德承
莎車之敝使弟輔國侯仁將兵攻賢賢連被兵革乃
遣使與廣德和先是廣德父拘在莎車數歲於是賢
歸其父而以女妻之結爲昆弟廣德引兵去明年莎
車相且運等反且音于余患賢驕暴密謀反城降于寘

反音番

于寘王廣德乃將諸國兵三萬人攻莎車賢城

守使使謂廣德曰我還汝父與汝婦汝來擊我何爲
廣德曰王我婦父也久不相見願各從兩人會城外
結盟賢以問且運且運曰廣德女婿至親宜出見之
賢乃輕出廣德遂執賢而且運等因內于寘兵虜賢
妻子而并其國鎖賢將歸歲餘殺之匈奴聞廣德滅

莎車遣五將發焉耆尉黎龜茲十五國兵三萬餘人圍于寘廣德乞降以其太子爲質約歲給芻絮冬匈奴復遣兵將賢質子不居徵立爲莎車王廣德又攻殺之更立其弟齊黎爲莎車王章帝元和三年○劉敞曰遂降漢事已具班超傳莎車東北至疏勒

案文少一字

時長史班超發諸國兵擊莎車大破之由是

疏勒國去長史所居五千里去洛陽萬三百里領戶二萬一千勝兵三萬餘人明帝永平十六年龜茲王建攻殺疏勒王成自以龜茲左侯兜題爲疏勒王冬漢遣軍司馬班超劫縛兜題而立成之兄子忠爲疏勒王忠後反畔超擊斬之事已具超傳安帝元初中疏勒王安國以舅臣磐有罪徙於月氏月氏王親愛之後安國死無子母持國政與國人共立臣磐同產

弟子遺腹爲疏勒王臣磐聞之請月氏王曰安國無
子種人微弱若立母氏我乃遺腹叔父也我當爲王
月氏乃遣兵送還疏勒國人素敬愛臣磐又畏憚月
氏卽共奪遺腹印綬迎臣磐立爲王更以遺腹爲磐
橐城侯後莎車連畔于寘屬疏勒疏勒以強故得與
龜茲于寘爲敵國焉順帝永建二年臣磐遣使奉獻
帝拜臣磐爲漢大都尉兄子臣勳爲守國司馬五年
臣磐遣侍子與大宛莎車使俱詣闕貢獻陽嘉二年
臣磐復獻師子封牛至靈帝建寧元年疏勒王與漢
大都尉於獵中爲其季父和得所射殺和得自立爲
王三年涼州刺史孟佗遣從事任涉將敦煌兵五百
人與戊己司馬曹寬○劉敞曰案文亦多己字西域長史張晏將
焉耆龜茲車師前後部合三萬餘人討疏勒攻楨中

城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其後疏勒王連相殺害朝
廷亦不能禁東北經尉頭温宿姑墨龜茲至焉耆

焉耆國王居南河城北去長史所居八百里東去洛
陽八千二百里戶萬五千口五萬二千勝兵二萬餘
人其國四面有大山與龜茲相連道險隄易守有海
水曲入四山之內周匝其城三十餘里永平末焉耆
與龜茲共攻沒都護陳睦副校尉郭恂殺吏士二千
餘人至永元六年都護班超發諸國兵討焉耆危須
尉黎山國遂斬焉耆尉黎二王首傳送京師縣蠻夷
邸蠻夷皆置邸以居之若今鴻臚寺也超乃立焉耆左侯元孟爲王尉
黎危須山國皆更立其王至安帝時西域背畔延光
中超子勇爲西域長史復討定諸國元孟與尉黎危
須不降永建二年勇與敦煌太守張朗擊破之元孟

乃遣子詣闕貢獻

蒲類國居天山西疏榆谷東南去長史所居千二百九十里去洛陽萬四百九十里戶八百餘口二千餘勝兵七百餘人廬帳而居逐水草頗知田作有牛馬駱駝羊畜能作弓矢國出好馬蒲類本大國也前西域屬匈奴而其王得罪單于單于怒徙蒲類人六千餘口內之匈奴右部阿惡地因號曰阿惡國南去車師後部馬行九十餘日人口貧羸逃亡山谷間故留爲國云

○劉敞曰案此文不足當云其人口貧羸者逃亡山谷間故留爲國云少一其字一者字

移支國居蒲類地戶千餘口三千餘勝兵千餘人其人勇猛敢戰以寇鈔爲事皆被髮隨畜逐水草不知田作所出皆與蒲類同

東且彌國東去長史所居八百里去洛陽九千二百

五十里戶三千餘口五千餘勝兵二千餘人廬帳居逐水草頗田作其所出有亦與蒲類同所居無常

車師前王居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故號交河去長史所居柳中八十里東去洛陽九千一百二十里領戶千五百餘口四千餘勝兵二千人

後王居務塗谷去長史所居五百里去洛陽九千六百二十里領戶四千餘口萬五千餘勝兵三千餘人前後部及東且彌卑陸蒲類移支是爲車師六國北與匈奴接前部西通焉耆北道後部西通烏孫建武二十一年與鄯善焉耆遣子入侍光武遣還之乃附屬匈奴明帝永平十六年漢取伊吾盧通西域車師始復內屬匈奴遣兵擊之復降北虜和帝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破北匈奴車師震懼前後王各遣子奉

貢入侍並賜印綬金帛八年戊己校尉索頽欲廢後
部王涿靺立破虜侯細致涿靺忿前王尉卑大賣己
因反擊尉卑大獲其妻子明年漢遣將兵長史王林
發涼州六郡兵及羌虜胡二萬餘人以討涿靺獲首
虜千餘人涿靺入北匈奴漢軍追擊斬之立涿靺弟
農奇爲王至永寧元年後王軍就及母沙麻反畔殺
部司馬及敦煌行事司馬卽屬戊校尉所統也和帝
時置戊己校尉鎮車師後部行

事謂前行長史索班○劉敞曰注和帝置戊己校尉
案此上文云司馬卽屬戊校尉所統是也下不合添
字己至安帝延光四年長史班勇擊軍就大破斬之

順帝永建元年勇率後王農奇子加特奴及八滑等
發精兵擊北虜呼衍王破之勇於是上立加特奴爲
後王八滑爲後部親漢侯陽嘉三年夏車師後部司
馬率加特奴等千五百人掩擊北匈奴於闐吾陸谷

壞其廬落斬數百級獲單于母季母及婦女數百人

季母也

叔

牛羊十餘萬頭車千餘兩兵器什物甚衆四

年春北匈奴呼衍王率兵侵後部帝以車師六國接
近北虜爲西域蔽扞乃令敦煌太守發諸國兵及玉
門關候伊吾司馬合六千三百騎救之掩擊北虜於
勒山漢軍不利秋呼衍王復將二千人攻後部破之
桓帝元嘉元年呼衍王將三千餘騎寇伊吾伊吾司
馬毛愷遣吏兵五百人於蒲類海東與呼衍王戰悉
爲所沒呼衍王遂攻伊吾屯城夏遣敦煌太守司馬
達將敦煌酒泉張掖屬國吏士四千餘人救之出塞
至蒲類海呼衍王聞而引去漢軍無功而還永興元
年車師後部王阿羅多與戊部候嚴皓不相得遂忿
戾反畔攻圍漢屯田且固城殺傷吏士後部候炭遮

領餘人畔阿羅多詣漢吏降阿羅多迫急將其母妻子從百餘騎亡走北匈奴中敦煌太守宋亮上立後部故王軍就質子卑君爲後部王後阿羅多復從匈奴中還與卑君爭國頗收其國人戊校尉閻詳慮其招引北虜將亂西域乃開信告示許復爲王阿羅多乃詣詳降於是收奪所賜卑君印綬更立阿羅多爲王仍將卑君還敦煌以後部人三百帳別屬役之食其稅帳者猶中國之戶數也

論曰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聞也漢世張騫懷致遠

之略前書張騫漢中入爲博望侯武帝時上言大夏及安息大宛之屬大國奇物誠得而以義屬之

則地廣萬班超奮封侯之志超少時家貧投筆數曰

立功西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語見超傳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

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獻方奇納愛

質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故設戊己之官分任其

事建都護之帥總領其權先馴則賞贏金而賜龜綬

龜謂印文也漢舊儀曰銀印後服則繫頭額而豐北

闕立屯田於膏腴之野列郵置於要害之路馳命走

驛○劉敞曰驛案不絕於時月商胡販客日款於塞

下其後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

拒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若其境俗性

智之優薄產載物類之區品川河領障之基源氣節

涼暑之通隔梯山棧谷繩行沙度之道身熱首痛風

災鬼難之域前書杜欽曰劉賓本漢所立殺漢使者

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臨嶺不測之淵行者

騎步相持繩索相引釋法顯游天竺記云西度流沙

屢有熱風惡鬼過之必死葱嶺冬夏有雪有毒龍若

犯之則風雨晦冥飛砂揚礫過此難者萬無一全也

難○劉敞曰注過此莫不備寫情形審求根實至於佛

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濕乘象而戰班勇雖列其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余聞之後說也其國

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氣無天竺國記云中天竺人殷樂

其土和適無冬夏之異草木常茂種靈聖之所降集

田無時節爾雅曰四時和謂之玉燭靈聖之所降集

賢懿之所挺生本行無量無邊諸眾說又觀我今

何處成道誰中益與我乃觀見宜於南閭浮提生有大

利益又云羅城白淨王摩邪夫胎生可為父母又云四生

種迦毘羅城白淨王摩邪夫胎生可為父母又云四生

之即誹謗我同侶波斯爾王時等諸觀己示同諸天五

衰相現命諸同侶波斯爾王時等諸觀己示同諸天五

與我為檀越生命阿難及諸人等受我化回邪入正又有利

佛等外道中我成道時當受我化回邪入正又有利

天竺受生多所利益也神迹詭怪則理絕人區維摩

以四大海水入佛毛孔中不撓魚鱉等而彼大海本

相如故又舍利佛住不思議菩薩斷取三千大千國中

界如陶家輪著右掌中擲過恒河沙國界之外其中

衆生不覺不知又復還本處都不使人有往來相

後漢書卷一百十八列傳

大中華書局聚

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涅槃經曰阿闍王令醉象蹋

遂為五師子見爾時醉象惶懼而退又五百羣賊劫

奪人庶波斯匿王收捉剋其兩目棄入坑中爾時羣

賊苦痛不已同時發聲念南無佛隨達摩佛以而

慈善根力雪山吹藥令入賊眼皆悉平復如本而

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何誣異

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脩華蓋之

飾將微義未譯而但神明之邪詳其清心釋累之訓

空有兼遣之宗道書之流也謂清心謂忘思慮也釋累

云我及涅槃此二皆空老子云常無欲觀其妙常有

欲觀其微故曰且好仁惡殺蠲敝崇善所以賢達君

子多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維摩經曰爾

長者子名曰寶積與五百長者俱持七寶蓋來詣

佛所頭面禮足各以其蓋共供養佛佛威神力令諸

寶蓋合成一蓋徧覆三千大千世界諸須彌山乃至

日月星宿并十方諸佛說法皆現於寶蓋中又維摩

詰三萬二千室包容無所妨礙又四大海廣淨來

入維摩方丈室包容無所妨礙又四大海廣淨來

須彌山入雖鄒衍談天之辯莊周蝸角之論史記曰

劉向別錄曰鄒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其書

言天事故曰談天莊子曰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

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相與爭地而戰伏尸

數萬逐北旬有五日後反郭璞注爾雅云蝸牛音

瓜談天言大也蝸角喻小也尚未足以槩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

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精靈起滅滅謂死

相尋謂行有善惡各緣業報也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措

夫疑說則大道通矣

贊曰邊矣西胡天之外區邊遠也音它狄反尚土物

琛麗人性淫虛不率華禮莫有典書若微神道何恤

何拘之言無神道以制胡人則匈猛之性何所憂懼何所拘忌也

後漢書卷一百十八

珍做宋版印

後漢書卷一百十九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南匈奴傳第七十九

南匈奴前書直言匈奴傳不言南北今稱南者

故舉其順者以冠之東觀記稱匈奴

南匈奴醯落尸逐鞬單于比者今醯反音火呼韓邪單于

之孫前書曰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

頭也名稽侯柁音山諫反東觀記曰單于北匈奴

單于至比父子相承十代以單于相傳乃十八代

珠留若鞬單于之子也匈奴謂孝為親密見漢帝

諡常為孝慕之至其子復珠累單于以自呼韓邪後

諸子以次立至比季父單于輿時以比為右奠鞬日

逐王部領南邊及烏桓奠音於六反建武初彭

寵反畔於漁陽單于與共連兵因復權立盧芳使入

居五原東觀記芳安定人屬國胡數千畔在參蠻芳

將兵來降參蠻胡芳因隨入匈奴留數年單于以中

國未定欲輔立之遣母樓且王求入五原與假號將

外倚匈奴等結謀與北至單于庭迎芳芳光武初方平

諸夏未遑外事也遑暇至六年始令歸德侯劉颯使匈

奴匈奴亦遣使來獻漢復令中郎將韓統報命賂遺

金幣以通舊好舊好謂宣帝元帝而單于驕踞自比

冒頓冒頓匈奴單于頭曼之子也頭曼千有餘歲冒頓

當始皇之時為鳴鏑射頭曼代立高祖戲侮呂后事

盛與諸夏為敵國踞燬無禮寬始二年冬遣中郎將

見前對使者辭語悖慢歸德侯颯大司馬護軍陳遵

使匈奴投單于漢制璽綬單于輿驕謂尊韓邪單于

本與漢為兄弟匈奴中亂孝宣帝輔立呼韓邪單于

擊稱臣以尊漢今天漢下騷動思漢莽篡位匈奴亦出

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遵與颯相定距單于終持此論語詞悖慢與此類也帝待之如初

初使命常通而匈奴數與盧芳共侵北邊九年遣大

司馬吳漢等擊之經歲無功而匈奴轉盛鈔暴日增

十三年遂寇河東州郡不能禁於是漸徙幽并邊人

於常山關居庸關已東前書代郡有常山關上谷郡居庸縣有關匈奴左

部遂復轉居塞內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郡數千人大

築亭候脩烽火匈奴聞漢購求盧芳貪得財帛乃遣

芳還降望得其賞而芳以自歸爲功不稱匈奴所遣

單于復恥言其計故賞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

二十年遂至上黨扶風天水二十一年冬復寇上谷

中山殺略鈔掠甚衆北邊無復寧歲言緣邊之郡無安寧之歲初

單于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師音鹿音離以次當左賢

王左賢王卽是單于儲副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

師知牙師者王昭君之子也昭君字嬙南郡人也前書

曰南郡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

朝帝勅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

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

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

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奴生

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閼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

書求歸成帝勅令從胡俗遂復爲後單于閼氏焉比

見知牙師被誅出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

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遂內懷猜懼

庭會稀闊單于疑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

二十二年單于輿死子左賢王烏達鞬侯立爲單于

復死弟左賢王蒲奴立爲單于比不得立旣懷憤恨

而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畜飢

疫死耗大半

三分損二為大半

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

漁陽求和親於是遣中郎將李茂報命而比密遣漢

人郭衡奉匈奴地圖二十三年詣西河太守求內附

兩骨都侯頗覺其意會五月龍祠

前書曰匈奴法歲正月諸長小會單

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八月大會蹕林課校人畜計蹕音帶又音多

因白單

于言莫鞬日逐夙來欲為不善若不誅且亂國時比

弟斬將王在單于帳下聞之馳以報比比懼遂斂所

主南邊八郡眾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

都侯且到知其謀皆輕騎亡去以告單于單于遣萬

騎擊之見比眾盛不敢進而還二十四年春八部大

人共議立比為呼韓邪單于以其大父嘗依漢得安

故欲襲其號於是款五原塞願永為藩蔽扞禦北虜

帝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其冬比自立為呼

韓邪單于

東觀記曰十二月癸丑匈奴始分為南北單于

二十五年春遣弟

左賢王莫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弟奠韃左賢王生

獲之又破北單于帳下并得其眾合萬餘人馬七千

匹牛羊萬頭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里初帝造戰車可

駕數牛上作樓櫓置於塞上以拒匈奴

櫓即樓也釋名曰樓無屋

為櫓時人見者或相謂曰讖言漢九世當却北狄地千

里豈謂此邪及是果拓地焉北部奠韃骨都侯與右

骨都侯率眾三萬餘人來歸南單于南單于復遣使

詣闕奉藩稱臣獻國珍寶求使者監護遣侍子脩舊

約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

丑吟反

副校尉王郁使南

單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單于乃延迎使

者使者曰單于當伏拜受詔單于顧望有頃乃伏稱

臣拜訖令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誠慙於左右願使

者衆中無相屈折也骨都侯等見皆泣下裯等反命

詔乃聽南單于入居雲中遣使上書獻駱駝二頭文

馬十匹杜預注左傳曰文馬畫馬爲文也夏南單于所獲北虜奠韃

左賢王將其衆及南部五骨都侯合三萬餘人畔歸

去北庭三百餘里共立奠韃左賢王爲單于月餘日

更相攻擊五骨都侯皆死左賢王遂自殺諸骨都侯

子各擁兵自守秋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詣闕詔賜

單于冠帶衣裳黃金璽盤綈綬盤音戾草名以戾草染綈因以爲名則漢

諸侯王制戾綠色綈古蛙反說文曰紫青色也安車羽蓋華藻駕駟寶劍弓

箭黑節三駙馬二黃金錦繡繒布萬匹絮萬斤樂器

鼓車棨戟甲兵飲食什器有衣之戰曰棨又轉河東米糒二

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贍給之令中郎將置

安集掾史將弛刑五千人持兵弩隨單于所處參辭

訟察動靜單于歲盡輒遣奉奏

文○劉敞曰案少一使字

送侍子

入朝中郎將從事一人將領詣闕漢遣謁者送前侍

子還單于庭交會道路元正朝賀拜祠陵廟畢漢乃

遣單于使令謁者將送賜綵繒千匹錦四端金十斤

大官御食醬及橙橘龍眼荔支賜單于母及諸閼氏

單于子及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骨都侯有功善者

繒綵合萬匹歲以為常匈奴俗歲有三龍祠常以正

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南單于既內附兼祠漢帝

因會諸部議國事走馬及駱駝為樂其大臣貴者左

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之四角

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温禺鞮王次左右斬將王是

為六角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為單于者也異姓大臣

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餘曰逐且渠當

戶諸官號且音子各以權力優劣部衆多少為高下

次第焉單于姓虛連題前書曰單于姓攣鞬氏其國稱之曰控犂孤屠匈奴謂天

為控犂謂子為異姓有呼衍氏須卜氏丘林氏蘭氏

孤屠與此不同四姓為國中名族常

與單于婚姻呼衍氏為左蘭氏須卜氏為右主斷獄

聽訟當決輕重口白單于無文書簿領焉冬前畔五

骨都侯子復將其衆三千人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追

擊悉獲其衆南單于遣兵拒之逆戰不利於是復詔

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中郎將段郴及副校尉王

郁留西河擁護之為設官府從事掾史令西河長史

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

夏罷自後以為常及悉復緣邊八郡南單于既居西

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爲扞戍使韓氏骨都侯屯北地
右賢王屯朔方當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
雲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將軍屯鴈門粟籍骨
都侯屯代郡皆領部衆爲郡縣偵羅耳目

偵音丑政反羅音力

賀反猶今言探候偵羅也

北單于惶恐頗還所略漢人以示善意

鈔兵每到南部下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莫韃
日逐耳非敢犯漢人也二十七年北單于遂遣使詣
武威求和親天子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
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
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志北
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
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及裘更乞和親
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帝下三

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臣聞孝宣皇帝勅
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
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爲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
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
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強以相欺誕也臣見
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爲懼愈多然今旣
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
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
郅支行事呼韓單于稱臣受賞到支單于背德受誅
名呼屠吾斯自立爲單于報答之辭令必有適適猶
擊走呼韓邪單于者也言報答之辭言報答之辭今立橐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
必令得所也先祖舊約欲脩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爲單于
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郅支自相讎隙並

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

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

郅支

元帝時郅支坐殺使者谷吉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發西域兵誅斬之

遂保國傳

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衆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

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

歸埽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

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脩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

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

爲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

罰善惡之效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脩和親款誠

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

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

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韃韞九一矢

四發遣遺單于

為韃音居言反方言云藏弓為韃藏箭

禮也

○劉攽曰正文矢四發遣遺單于

又賜獻馬左

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

尚方少府

屬官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言劍利可以斬馬

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

韓邪竽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

言更請裁賜也

念單于國尚

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為務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

劍故未以齎

往言不齎持遺也

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

欲遣譯以聞帝悉納從之二十九年賜南單于羊數

萬頭三十一年北匈奴復遣使如前乃璽書報答賜

以綵繒不遣使者單于比立九年薨中郎將段郴將

兵赴弔祭以酒米分兵衛護之弟左賢王莫立帝遣

使者齎璽書鎮慰拜授璽綬遺冠幘絳單衣三襲童

子佩刀緄帶各一

童子刀謂小刀也說文曰緄織成帶也音古本反

又賜繒

綵四千匹令賞賜諸王骨都侯已下其後單于薨弔

祭慰賜以此為常弔祭其薨者丘浮尤鞬單于莫中

元元年立一年薨弟汗立伊伐於慮鞬單于汗中元

二年立永平二年北匈奴護于丘率眾千餘人來降

南部單于汗立二年薨單于比之子適立醯僮尸逐

侯鞬單于適永平二年立五年冬北匈奴六七千騎

入于五原塞遂寇雲中至原陽南單于擊却之原陽縣名

屬雲中郡西河長史馬襄赴救虜乃引去單于適立四年

薨單于莫子蘇立是為丘除車林鞬單于數月復薨

單于適之弟長立胡邪尸逐侯鞬單于長永平六年

立時北匈奴猶盛數寇邊朝廷以為憂會北單于欲

合市遣使求和親顯宗冀其交通不復為寇乃許之

八年遣越騎司馬鄭眾北使報命而南部須卜骨都

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懷嫌怨欲畔密因北使令遣兵迎之鄭衆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副校尉來苗左校尉閻章右校尉張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柏

光武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領兵騎千人又遣騎都尉秦

彭將兵屯美稷其年秋北虜果遣二千騎候望朔方

作馬革船欲度迎南部畔者以漢有備乃引去復數

寇鈔邊郡焚燒城邑殺略甚衆河西城門晝閉帝患

之十六年乃大發緣邊兵遣諸將四道出塞北征匈奴

南單于遣左賢王信隨太僕祭彤及吳棠出朔方

高闕攻臯林温禺犢王於涿邪山虜聞漢兵來悉度

漠去彤棠坐不至涿邪山免以騎都尉來苗行度遼

將軍

字○劉敞曰案文行某官當有事

其年北匈奴入

雲中遂至漁陽太守廉范擊卻之詔遣使者高弘發

三郡兵追之無所得建初元年來苗遷濟陰太守以

征西大將軍耿秉行度遼將軍

○劉敞曰案秉傳不為大將軍又真為度

遼此多一大字又行當作為也

時臯林温禺犢王復將眾還居涿邪

山南單于聞知遣輕騎與緣邊郡及烏桓兵出塞擊

之斬首數百級降者三四千人其年南部苦蝗大飢

肅宗稟給其貧人三萬餘口七年耿秉遷執金吾以

張掖太守鄧鴻行度遼將軍八年北匈奴三木樓訾

大人稽留斯等率三萬八千人馬二萬匹牛羊十餘

萬款五原塞降元和元年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單

于復願與吏人合市詔書聽雲遣驛使迎呼慰納之

○劉敞曰案驛當作譯見上

北單于乃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

且音

子並同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漢賈客交易諸王大人

或前至

文前劉歆曰案

所在郡縣爲設官邸賞賜待遇

之南單于聞乃遣輕騎出上郡遮略生口鈔掠牛馬
驅還入塞二年正月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兵等亡來
入塞凡七十三輩時北虜衰耗黨衆離畔南部攻其
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
乃遠引而去單于長立二十三年薨單于汗之子宣
立伊屠於閭鞮單于宣元和二年立其歲單于遣兵
千餘人獵至涿邪山卒與北虜温禺犢王遇卒音七忽反
因戰獲其首級而還冬孟雲上言北虜以前旣和親
而南部復往鈔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塞謂宜
還南所掠生口以慰安其意肅宗從太僕袁安議許
之乃下詔曰昔獫狁獯粥之敵中國其所由來尙矣

周曰獯狁秦曰匈奴曰往者雖有和親之名終無絲髮之效

境塙之人屢嬰塗炭境塙音苦交反塙音苦角反父戰

於前子死於後弱女乘於亭障孤兒號於道路老母

寡妻設虛祭飲泣淚想望歸魂於沙漠之表豈不哀

哉父戰於前已下前書賈捐傳曰江海所以能長百

川者以其下之也老子曰江海所以能為少加屈下

尚何足病况今與匈奴君臣分定辭順約明貢獻累

至豈宜違信自受其曲其勅度遼及領中郎將龐奮

倍雇南部所得生口以還北虜雇賞報也其南部斬首獲

生計功受賞如常科於是南單于復令薁鞬日逐王

師子將輕騎數千出塞掩擊北虜復斬獲千人北虜

衆以南部為漢所厚又聞取降者歲數千人章和元

年鮮卑入左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取其

匈奴皮而還

○劉敞曰案匈奴一或云取其胸皮

取其北

庭大亂屈蘭儲卑胡都須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

兵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單于宣立三年

薨單于長之弟屯屠何立休蘭尸逐侯鞬單于屯屠

何章和二年立時北虜大亂加以飢蝗降者前後而

至南單于將并北庭會肅宗崩竇太后臨朝其年七

月單于上言臣累世蒙恩不可勝數孝章皇帝聖思

遠慮遂欲見成就故令烏桓鮮卑討北虜斬單于首

級破壞其國今所新降虛渠等詣臣自言去歲三月

中發虜庭北單于創刈南兵又畏丁令鮮卑

零

音 遜

逃遠去依安侯河西今年正月骨都侯等復共立單

于異母兄右賢王爲單于其人以兄弟爭立並各離

散臣與諸王骨都侯及新降渠帥雜議方略皆曰宜

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爲一國令漢家
長無北念又今月八日新降右須日逐鮮堂輕從虜
庭遠來詣臣言北虜諸部多欲內顧但恥自發遣故
未有至者若出兵奔擊必有響應今年不往恐復并
壹臣伏念先父歸漢以來被蒙覆載嚴塞明候大兵
擁護積四十年臣等生長漢地開口仰食歲時賞賜
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慙無報效之地願發國中及
諸部故胡新降精兵遣左谷蠡王師子左呼衍日逐
王須訾將萬騎出朔方左賢王安國右大且渠王交
勒蘇將萬騎出居延期十二月同會虜地臣將餘兵
萬人屯五原朔方塞以爲拒守臣素愚淺又兵衆單
少不足以防內外願遣執金吾耿秉度遼將軍鄧鴻
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令北地

安定太守各屯要害冀因聖帝威神一舉平定臣國
成敗要在今年已勅諸部嚴兵馬訖九月龍祠悉集
河上唯陛下裁哀省察太后以示耿秉秉上言昔武
帝單極天下欲臣虜匈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宣帝
之世會呼韓來降故邊人獲安中外爲一生人休息
六十餘年及王莽篡位變更其號

漢賜單于印文曰匈奴單于璽無漢

字王莽改曰新匈奴單于章

耗擾不止單于乃畔光武受命復懷

納之緣邊壞郡得以還復烏桓鮮卑咸脇歸義威鎮

四夷其效如此今幸遭天授北虜分爭以夷伐夷國

家之利宜可聽許秉因自陳受恩分當出命效用太

后從之永元元年以秉爲征西將軍與車騎將軍竇

憲率騎八千與度遼兵及南單于衆三萬騎出朔方

擊北虜大破之北單于奔走首虜二十餘萬人

○劉攽曰

案文多事已具竇憲傳二年春鄧鴻遷大鴻臚以定

襄太守皇甫稜行度遼將軍南單于復上求滅北庭

於是遣左谷蠡王師子等將左右部八千騎出雞鹿

塞塞在朔方郡窳中郎將耿譚遣從事將護之至涿

邪山乃留輜重分為二部各引輕兵兩道襲之左部

北過西海至河雲北河雲匈奴地名右部從匈奴河水○劉

案匈奴自是水西繞天山南度甘微河二軍俱會夜

圍北單于大驚○劉攽曰案文率精兵千餘人合戰

單于被創墮馬復上將輕騎數十遁走僅而免脫得

其玉璽獲閼氏及男女五人斬首八千級生虜數千

口而還是時南部連剋獲納降黨衆最盛領戶三萬

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勝兵五萬一百七十故

從事中郎將○劉攽曰案文多直從事二人耿譚以

一人字

塞在朔方郡窳

河雲匈奴地名

案匈奴自是水

○劉攽曰案文

單于二字

○劉攽曰案文

○劉攽曰案文

○劉攽曰案文

○劉攽曰案文

新降者多上增從事十二人三年北單于復爲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爲單于將右温禺鞬王骨都侯已下衆數千人止蒲類海遣使款塞大將軍竇憲上書立於除鞬爲北單于朝廷從之四年遣耿夔卽授璽綬賜玉劍四具羽蓋一馬當劉歆曰案玉劍四又衍一駟字使中郎將任尙持節衛護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方欲輔歸北庭會竇憲被誅五年於除鞬自畔還北帝遣將兵長史王輔以千餘騎與任尙共追誘將還斬之破滅其衆單于屯屠何立六年薨單于宣弟安國立單于安國永元五年立安國初爲左賢王而無稱譽左谷蠡王師子素勇黠多知前單于宣及屯屠何皆愛其氣決故數遣將兵出塞掩擊北庭還受賞賜天子亦加

殊異是以國中盡敬師子而不附安國由是疾師子
欲殺之其諸新降胡初在塞外數爲師子所驅掠皆
多怨之安國因是委計降者與同謀議安國旣立爲
單于師子以次轉爲左賢王覺單于與新降者有謀
乃別居五原界單于每龍會議事師子輒稱病不往
皇甫稜知之亦擁護不遣單于懷憤益甚六年春皇
甫稜免以執金吾朱徽行度遼將軍時單于與中郎
將杜崇不相平迺上書告崇崇諷西河太守令斷單
于章無由自聞而崇因與朱徽上言南單于安國疎
遠故胡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及左臺且渠劉
利等又右部降者謀共迫脇安國起兵背畔請西河
上郡安定爲之儆備和帝下公卿議皆以爲蠻夷反
覆雖難測知然大兵聚會必未敢動搖今宜遣有方

略使者之單于庭與杜崇朱徽及西河太守并力觀其動靜如無它變可令崇等就安國會其左右大臣責其部衆橫暴爲邊害者共平罪誅若不從命令爲權時方略事畢之後裁行客賜言以主客之禮裁量賜物不多與也亦足以威示百蠻帝從之於是徽崇遂發兵造其庭安國夜聞漢軍至大驚棄帳而去因舉兵及將新降者欲誅師子師子先知乃悉將盧落入曼柏城安國追到城下門閉不得入朱徽遣吏曉譬和之安國不聽城旣不下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發諸郡騎追赴之急衆皆大恐安國舅骨都侯喜爲等慮并被誅乃格殺安國安國王立一年單于適之子師子立亭獨尸逐侯鞮單于師子永元六年立降胡五六百人夜襲師子安集掾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於是新降胡

遂相驚動十五部二十餘萬人皆反畔脇立前單于
屯屠何子莫鞬日逐王逢侯爲單于遂殺略吏人燔
燒郵亭廬帳將軍重向朔方欲度漠北於是遣行車
騎將軍鄧鴻越騎校尉馮柱行度遼將軍朱徽將左

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郡國積射緣邊兵

漢有迹射士言尋迹

而射之積亦與迹同古字通也

烏桓校尉任尙將烏桓鮮卑合四萬

人討之時南單于及中郎將杜崇屯牧師城逢侯將
萬餘騎攻圍之未下冬鄧鴻等至美稷逢侯乃乘冰
度隘向滿夷谷南單于遣子將萬騎及杜崇所領四
千騎與鄧鴻等追擊逢侯於大城塞斬首三千餘級
得生口及降者萬餘人馮柱復分兵追擊其別部斬
首四千餘級任尙率鮮卑大都護蘇拔虜胡罪烏桓
大人勿柯八千騎要擊逢侯於滿夷谷復大破之前

後凡斬萬七千餘級逢侯遂率衆出塞漢兵不能追

七年正月軍還馮柱將虎牙營留屯五原罷遣鮮卑

烏桓羌胡兵封蘇拔虜爲率衆王又賜金帛鄧鴻還

京師坐逗留失利下獄死按軍法逗留者斬後帝知朱徽

杜崇失胡和又禁其上書以致反畔皆徵下獄死以

鴈門太守龐奮行度遼將軍逢侯於塞外分爲二部

自領右部屯涿邪山下左部屯朔方西北相去數百

里八年冬左部胡自相疑畔還入朔方塞龐奮迎受

慰納之其勝兵四千人弱小萬餘口悉降以分處北

邊諸部南單于以其右温禺犢王烏居戰温禺犢王名烏居戰

始與安國同謀欲考問之烏居戰將數千人遂復反

畔出塞外山谷間爲吏民害秋龐奮馮柱與諸郡兵

擊烏居戰其衆降於是徙烏居戰衆及諸還降者二

萬餘人於安定北地馮柱還遷將作大匠逢侯部衆
 飢窮又為鮮卑所擊無所歸竄逃去塞者絡繹不絕
 單于師子立四年薨單于長之子檀立萬氏尸逐鞮
 單于檀永元十年立十二年龐奮遷河南尹以朔方
 太守王彪行度遼將軍南單于比歲遣兵擊逢侯多
 所虜獲收還生口前後以千數逢侯轉困迫十六年
 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願和親脩呼韓邪故約和帝
 以其舊禮不備未許之而厚加賞賜不答其使元興
 元年重遣使詣敦煌貢獻辭以國貧未能備禮願請
 大使當遣子入侍天子降大使至國即遣子隨大使入侍時鄧太后臨
 朝亦不答其使但加賜而已永初三年安帝即位二年也夏
 漢人韓琮隨南單于入朝既還說南單于云關東水
 潦人民飢餓死盡可擊也單于信其言遂起兵反畔

攻中郎將耿种於美稷秋王彪卒冬遣行車騎將軍

何熙副中郎龐雄擊之文○劉攽曰案將字四年春檀遣千

餘騎寇常山中山以西域校尉梁懂行度遼將軍音謹

勤與遼東太守耿夔擊破之事已具懂夔傳單于見

諸軍並進大恐怖顧讓韓琮曰汝言漢人死盡今是

何等人也顧反也讓責也乃遣使乞降許之單于脫

帽徒跣對龐雄等拜陳道死罪於是赦之遇待如初

乃還所鈔漢民男女及羌所略轉賣入匈奴中者合

萬餘人南單于檀信韓琮之言起兵反既五年梁懂

免以雲中太守耿夔行度遼將軍元初元年安帝永初六年

改爲元年夔免以烏桓校尉鄧遵爲度遼將軍遵皇太

后之從弟故始爲真將軍焉自置度遼將軍以來皆

爲正度遼將軍此四年逢侯爲鮮卑所破部衆分散

後更無行者也漢書卷一百十九列傳 十五中華書局聚

皆歸北虜五年春逢侯將百餘騎亡還詣朔方塞降

鄧遵奏徙逢侯於潁川郡逢侯本是前單于屯屠何

萬餘人脅立為單于既被鮮卑所破部眾分散建光

元年安帝元初七年改為永寧元年鄧遵免復以耿夔

代為度遼將軍時鮮卑寇邊夔與温禺犢王呼尤徽

將新降者連年出塞討擊鮮卑還復各令屯列衝要

還使新降者屯列衝要而耿夔徵發煩劇新降者皆悉恨謀畔

單于檀立二十七年薨弟拔立耿夔復免以太原太

守法度代為將軍劉攽曰案一傳中處處皆云度

復舉之明此三處脫漏也烏稽侯尸逐鞬單于拔延光三年立夏

新降一部大人阿族等遂反畔脇呼尤徽欲與俱去

呼尤徽曰我老矣受漢家恩寧死不能相隨眾欲殺

之有救者得免阿族等遂將妻子輜重亡去中郎將

馬翼遣兵與胡騎追擊破之斬首及自投河死者殆

盡殆近也欲死獲馬牛羊萬餘頭冬法度卒四年漢

陽太守傅衆代爲將軍其冬傅衆復卒永建元年順帝

卽位以遼東太守龐參代爲將軍先是朔方以西障

塞多不脩復鮮卑因此數寇南部殺斬將王匈奴有

將單于憂恐上言求復障塞順帝從之乃遣黎陽營

兵出屯中山北界黎陽先置營兵以南單于求復障

界舊中山郡今之定州是也增置緣邊諸郡兵列屯塞

下教習戰射單于拔立四年薨弟休利立去特若尸

逐就單于休利永建三年立四年龐參遷大鴻臚以

東平相宋漢代爲度遼將軍陽嘉二年漢遷太僕以

烏桓校尉耿曄代爲度遼將軍永和元年陽嘉五年

改爲永和年曄病徵以護羌校尉馬續代爲度遼將軍五年夏

南匈奴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背畔率三千餘騎
寇西河因復招誘右賢王合七八千騎圍美稷殺朔
方代郡長史馬續與中郎將梁並烏桓校尉王元發
緣邊兵及烏桓鮮卑羌胡合二萬餘人掩擊破之吾
斯等遂更屯聚攻沒城邑天子遣使責讓單于開以
恩義令相招降單于本不豫謀乃脫帽避帳詣並謝
罪並以病徵五原太守陳龜代爲中郎將龜以單于
不能制下吾斯等攻沒城邑單于雖不預謀逼迫之
單于及其弟左賢王皆自殺單于休利立十三年龜
又欲徙單于近親於內郡而降者遂更狐疑龜坐下
獄死陳龜逼單于及弟皆令自殺又欲徙其親近者遂致狐疑此則陳龜之由也大將軍
梁商以羌胡新反黨衆初合難以兵服宜用招降乃
上表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極窮鳥困獸皆知救死况

種類繁熾不可單盡

單亦盡也猶書云謀謀孔安國曰謀亦謀也即古書之重語

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竊見

度遼將軍馬續素有謀謨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每

得續書與臣策合宜令續深溝高壁以恩信招降宣

示購賞明其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

醜等也

國家無事

矣帝從之乃詔續招降畔虜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

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

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

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

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

不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弩往來什伍俱前

則革簡木薦不能支也下材官騶發矢道相同的則匈奴

薄則匈奴之足不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五並具朝錯三章之

兵體因梁商論其長短故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

後漢書卷一百十九

列傳

七

中華書局聚

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續及諸郡並

各遵行於是右賢王部抑鞬等萬三千口詣續降秋

句龍吾斯等立句龍王車紐為單于東引烏桓西收

羌戎及諸胡等數萬人攻破京北虎牙營虎牙營即

都尉也西羌傳云置虎牙都尉於長安扶風都尉於

雍漢官儀曰涼州近羌數犯三輔京北虎牙扶風都

尉將兵衛殺上郡都尉及軍司馬遂寇掠并涼幽冀

四州乃徙西河治離石離石即西河上郡治夏陽朔

方治五原移朔方就冬遣中郎將張耽將幽州烏桓

諸郡營兵擊畔虜車紐等戰於馬邑斬首三千級獲

生口及兵器牛羊甚眾車紐等將諸豪帥骨都侯乞

降而吾斯猶率其部曲與烏桓寇鈔六年春馬續率

鮮卑五千騎到穀城擊之斬首數百級張耽性勇銳

而善撫士卒軍中皆為用命遂繩索相懸上通天山

大破烏桓悉斬其渠帥還得漢民獲其畜生財物夏

馬續復免以城門校尉吳武代為將軍漢安元年順帝

永和七年改為漢安元年也秋吾斯與奠鞮臺耆且渠伯德等復

掠并部奠鞮或作奠鞮前書兩字通今依前書不改也呼蘭若尸逐就單于

兜樓儲先在京師漢安二年立之天子臨軒大鴻臚

持節拜授璽綬引上殿賜青蓋駕駟鼓車安車駙馬

騎玉具刀劍什物玉具標首鐔衛盡用玉為之給綵布二千匹賜

單于閼氏以下金錦錯雜具駟車馬二乘遣行中郎

將持節護送單于歸南庭詔太常大鴻臚與諸國侍

子於廣陽城門外廣陽洛陽城西面南頭門祖會饗賜作樂角抵

百戲角抵之戲則魚龍爵馬之屬言兩兩相當亦角而為抵對即今之鬪用古之角抵也○劉敞曰

注今之鬪用朋順帝幸胡桃宮臨觀之冬中郎將馬寔

募刺殺句龍吾斯送首洛陽建康元年漢安三年改為建康元年

進擊餘黨斬首千二百級烏桓七十萬餘口皆詣寔

降車重牛羊不可勝數單于兜樓儲立五年薨伊陵

尸逐就單于居車兒建和元年立桓帝即位之年至永壽元

年桓帝永壽三年改爲永壽元年匈奴左奠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復

畔寇鈔美稷安定屬國都尉張奐擊破降之事已具

奐傳延熹元年桓帝南單于諸部並畔遂與烏桓鮮

卑寇緣邊九郡以張奐為北中郎將討之單于諸部

悉降奐以單于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上立左谷蠡

王張奐上書請立左桓帝詔曰春秋大居正春秋法

要故經曰元年春王正月言王者即位之年宜大開

恩宥其居車兒即是桓帝即位之建和元年立自

以來一心向居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還單

于居車兒立二十五年薨子某立凡言某者史失其

夷狄無字既無典故某者即是一說二名劉屠特若

尸逐就單于某熹平元年立熹平靈帝六年單于與

中郎將臧旻出鴈門擊鮮卑檀石槐大敗而還是歲

單于薨子呼徵立單于呼徵光和元年靈帝熹平七年改爲光和

元年立二年中郎將張脩與單于不相能脩擅斬之更

立右賢王羌渠爲單于脩以不先請而擅誅殺檻車

徵詣廷尉抵罪前書注曰抵至也殺入者死張單于

羌渠光和二年立中平四年靈帝光和七年改爲中平前中山太

守張純反畔遂率鮮卑寇邊郡靈帝詔發南匈奴兵

配幽州牧劉虞討之單于遣左賢王將騎詣幽州國

人恐單于發兵無已五年右部醯落與休著各胡白

馬銅等十餘萬人反攻殺單于單于羌渠立十年子

右賢王於扶羅立於扶羅卽是前趙劉元海之祖也其元海爲亂晉之首持至

尸逐侯單于於扶羅中平五年立國人殺其父者遂

畔共立須卜骨都侯為單于而於扶羅詣闕自訟會

靈帝崩天下大亂單于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

河內諸郡時民皆保聚鈔掠無利而兵遂挫傷復欲

歸國國人不愛乃止河東遂止河東平陽也須卜骨都侯為

單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國事單于

於扶羅立七年死弟呼廚泉立於扶羅即劉元海之祖呼廚泉即元海之

叔單于呼廚泉興平二年獻帝初平五年改為興平元年○劉敞曰案下文立

此字當屬立以兄被逐不得歸國數為鮮卑所鈔建安

元年帝自長安東歸右賢王去卑與白波賊帥韓暹

等侍衛天子拒擊李傕郭汜及車駕還洛陽又徙遷

許然後歸國謂歸河東也二十一年單于來朝曹操因

留於鄴留呼廚泉於鄴而遣去卑歸監其國而遣去卑歸監其國

焉

論曰漢初遭冒頓凶黠種衆強熾高祖威加四海而

窘平城之圍前書云高祖自將兵三十二萬擊韓王

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故歌曰平城之事甚大苦七日不得食不能彎弓弩得陳平秘計然

後得免也太宗政鄰刑措不雪憤辱之恥前書贊曰斷獄

刑措鄰亦近也連屬言其多速孝武亟興邊略有志匈奴赫然

命將戎旗星屬如衆星之相候列郊甸火通甘泉置

宮而烽於近郊畿天子在甘泉而猶鳴鏑揚塵出入畿

內鳴鏑即匈奴之箭也謂匈奴白羊樓煩王在河南

朔方今畿內世宗逐煩樓白羊始得河南之地以築至

於窮竭武力單用天財單盡也言盡歷紀歲以攘之

寇雖頗折而漢之疲耗略相當矣漢武好征戶口減

當也匈奴相宣帝值虞庭分爭呼韓邪來臣乃權納懷柔

因爲邊衛虞庭分爭謂五單于國呼韓邪遂來臣服

後漢書卷一百十九列傳 千一中華書局聚

堂為屠者單于呼揭王為呼揭單于并呼韓邪凡五單于也

單于烏籍都尉為烏籍單于并呼韓邪凡五單于也

罷關徼之傲息兵民之勞備匈奴既降北庭不做龍駕

帝服鳴鐘傳鼓於清渭之上案前書宣帝甘露二年

漢龍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者稱臣而不名禮

畢使者導單于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宮詔單于

數萬入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

者○劉攽曰注贊謁南面而朝單于朔方無復匹馬之

蹤更匈奴既降朔方易水之地六十餘年矣後王莽陵

篡擾動戎夷匈奴宣帝甘露二年至平帝末年北邊無

書贊曰三世稱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

間遭平二莽篡位始開邊隙三世故三帝各為一

裂帛也自是匈奴得志狼心復生乘間侵佚害流傍境

及中興之初更通舊好及光武中興更報命連屬金

幣載道報命相屬言其往來不絕金而單于驕踞益

橫內暴滋深世祖二年令中郎將韓統報命賂遺金

使者辭語悖慢也世祖以用事諸華未遑沙塞之外也遺暇忍

愧思難徒報謝而已雖得驕踞悖慢之詞而忍其羞

已徒也因徙幽并之民增邊屯之卒移徙幽并之人增

及關東稍定隴蜀已清其猛夫扞將莫不頓足攘手

爭言衛霍之事爭言衛青霍去病世宗也帝方厭兵間

脩文政未之許也帝厭其用兵欲修文政其後匈奴

爭立日逐來奔願脩呼韓之好以禦北狄之衝此季

于輿以比為右奠韃日逐王奉藩稱臣永為外扞天

子總攬羣策和而納焉總攬羣臣之策善均從眾乃

詔有司開北鄙擇肥美之地量水草以處之馳中郎

之使盡法度以臨之制衣裳備文物加璽紱之綬正

單于之名於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讎釁既

深互伺便隙控弦抗戈規望風塵雲屯烏散更相馳

突至於陷潰創傷者靡歲或寧而漢之塞地晏然矣

由南北二庭自相馳突而後亦頗為出師并兵窮討漢之塞地晏然無事矣

命竇憲耿夔之徒前後並進皆用果譎設奇數異道

同會究掩其窟穴躡北追奔軍走曰三千餘里北虜

遂奔漠北乃空其地三千餘里也遂破龍祠焚蜀幕阬十角楷闕氏

械在手曰楷音古督反銘功封石倡呼而還為勒石立銘於燕然山猶前書霍去

病登臨瀚海封狼居胥山也單于震懾屏氣蒙氈遁走於烏孫之

地而漠北空矣漢北既空宜即遷南虜以居之若因其時執及其虛

曠還南虜於陰山歸河西於內地河西虜眾居之于時遂為邊境若還

南虜於陰山也土申光武權宜之略下防戎羯亂華之

變戎羯之亂與於永嘉之年績勒燕然乃居永元之歲中人以上始可預其將來竇憲庸才寧可責其

謀使耿國之算不謬於當世建武二十四年八月部大

于款五原塞願承為藩蔽扞禦北方袁安之議見從

於後王于實憲欲立北單平易正直若此其弘也耿國

袁安之議即言平易正也而實憲矜三捷之效忽經世

之規狼戾不端專行威惠三捷言勝也自矜功伐專

也又章和二年實太后臨朝單于屯屠何上言宜及

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為一國令漢家長

無北念既威北邊即宜構成遂復更立北虜反其故

庭承元三年將軍實憲上書請立於除鞬為北單于

帝遣將兵長除鞬自誅還北並恩兩護以私己福棄

蔑天公資南憲重存胤緒滋生孽裁南俱存北庭以

也並恩兩護天子私己福乃招其禍斯則棄蔑天公之事

言前載何恨憤之深乎由復存其質言也坐樹大鯁永

後漢書卷一百十九列傳三十一中華書局聚

事深可恨自後經綸失方畔服不一其為疾毒胡可

單言單盡也單與殫同也降及後世翫為常俗終於吞噬神鄉

丘墟帝宅嗚呼千里之差興自毫端失得之原百世

不磨矣既勤燕然之役若復南虜於漢北引待子於京師混并匈奴之區使得專為一部則荒服

無忿爭之比入居西河矣稷之後勤此之不行遂為巨蠱

自單于比入居西河矣稷之後勤此之不行遂為巨蠱

魏武雖分其眾為五部然大率皆居晉陽暨乎左賢

王豹之子劉元海假稱天號縱盜中原吞噬神鄉丘

端一帝宅於此百代無滅誠可痛心也

贊曰匈奴既分謂分庭也羽書稀聞檄書有急也

野心難悔終亦紛紜具紛紜上之解

劉敬曰章懷注書時分與諸臣此卷不知誰值之最為淺陋不與前同亦疑其將終篇故特草

後漢書卷一百十九

草耳後之誤聊記之將以為傳寫之誤

後漢書卷一百十九考證

南匈奴傳以征西大將軍耿秉行度遼將軍事劉歆
曰按秉傳真爲度遼行當作爲○何焯曰下文云
鄧遵始真爲度遼則耿秉耿夔傳言拜者皆行度
遼事行不當作爲

單于每龍會議事○何焯曰龍下當有庭字

樂茂天公注天公謂天子也○何焯曰李云天公非
謂天子猶大公耳困學紀聞云劉貢父東漢刊誤
謂列傳第七十九注最淺陋今觀注引前書謂禿
翁卽天公其謬甚矣

後漢書卷一百十九考證

卷一百一十五

命學天是策

初以神機十中成

聖天子聖大皇帝

奉天公皇帝天皇帝

聖子聖孫

聖孫

聖孫

聖孫

聖孫

聖孫

後漢書卷一百二十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烏桓鮮卑列傳第八十

烏桓

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爲號焉俗善騎射弋獵禽獸爲事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以穹廬爲舍東開向日食肉飲酪以

毛毳爲衣

鄭玄注周禮曰毛毳也貴少而賤老其性悍塞

說文曰悍勇也塞謂不通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

類父兄無相仇報故也有勇健能理決鬪訟者推爲大人無世業相繼邑落各有小帥數百千落自爲一部大人有所招呼則刻木爲信雖無文字而部衆不

敢違犯氏姓無常以大人健者名字為姓大人以下

各自畜牧營產不相徭役其嫁娶則先略女通情杜預

注左傳曰不以道取為略或半歲百日然後送牛馬羊畜以為聘

幣壻隨妻還家妻家無尊卑旦旦拜之而不拜其父

母為妻家僕役一二年間妻家乃厚遣送女居處財

物一皆為辦其俗妻後母報寡嫂死則歸其故夫計

謀從用婦人唯鬪戰之事乃自決之父子男女相對

踞蹲以髡頭為輕便婦人至嫁時乃養髮分為髻著

句決飾以金碧猶中國有籟步搖籟音吉悔反字或

續漢輿服志曰公卿列侯夫人紺繒幘婦人能刺韋

作文繡織氎毼廣雅曰氎音胡達反男子能作弓

矢鞍勒勒馬銜也鍛金鐵為兵器其土地宜稌及東牆東

牆似蓬草實如稌子至十月而熟見鳥獸孕乳以別

四節俗貴兵死斂屍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則歌舞相送肥養一犬以彩繩纓牽并取死者所乘馬衣物

皆燒而送之言以屬累犬屬累乃託付也屬音之欲反累音力瑞反使護

死者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

人死者魂神歸岱山也博物志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東方萬物始故知人生

命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

者祠用牛羊畢皆燒之其約法違大人言者罪至死

若相賊殺者令部落自相報不止詣大人告之聽出

馬牛羊以贖死其自殺父兄則無罪若亡畔為大人

所捕者邑落不得受之皆徙逐於雍狂之地沙漠之

中其土多蝮蛇在丁令西南烏孫東北焉前書音義曰丁令匈

奴別種也烏桓自為冒頓所破眾遂孤弱常臣伏匈

令音零奴歲輸牛馬羊皮過時不具輒沒其妻子及武帝遣

驃騎將軍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

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塞外爲漢偵察匈奴動靜

偵覘

也音丑

政反其大人歲一朝見於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秩

二千石擁節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昭帝時烏桓漸強乃發匈奴單于冢墓以報冒頓之怨匈奴大怒乃東擊破烏桓大將軍霍光聞之因遣度遼將軍范明友將二萬騎出遼東邀匈奴而虜已引去明友乘烏桓新敗遂進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其三王首而還由是烏桓復寇幽州明友輒破之宣帝時乃稍保塞降附及王莽篡位欲擊匈奴興十二部軍使東域將嚴尤領烏桓丁令兵屯代郡皆質其妻子於郡縣烏桓不便水土懼久屯不休數求謁去莽不肯遣遂自亡畔還爲抄盜而諸郡盡殺其質由是結怨於

莽匈奴因誘其豪帥以爲吏餘者皆羈縻屬之光武
初烏桓與匈奴連兵爲寇代郡以東尤被其害居止
近塞朝發穹廬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辜至於
郡縣損壞百姓流亡其在上谷塞外白山者最爲強
富建武二十一年遣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出五
院關掩擊之關在代郡烏桓逆知悉相率逃走追斬百級
而還烏桓復尾擊援後援遂晨夜奔歸比入塞馬死
者千餘匹二十二年匈奴國亂烏桓承弱擊破之匈
奴轉北徙數千里漠南地空帝乃以幣帛賂烏桓二
十五年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衆
向化詣闕朝貢獻奴婢牛馬及弓虎豹貂皮是時四
夷朝賀絡驛而至天子乃命大會勞饗賜以珍寶烏
桓或願留宿衛於是封其渠帥爲侯王君長者八十

一人皆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給其衣

食遂為漢偵候助擊匈奴鮮卑時司徒掾班彪上言

烏桓天性輕黠好為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

復侵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史蓋當時權置也下恐非

所能制臣愚以為宜復置烏桓校尉誠有益於附集

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寧

城寧城縣名前書寧寧兩字通也開營府并領鮮卑

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及明章和三世皆保塞無事

安帝永初三年夏漁陽烏桓與右北平胡千餘寇代

郡上谷秋鴈門烏桓率眾王無何允劉攽曰案魏

緣下有乞字遂此誤有允也與鮮卑大人丘倫等及

南匈奴骨都侯合七千騎寇五原與太守戰於九原

高渠谷九原縣名屬五原郡漢兵大敗殺郡長吏乃遣車騎將

軍何熙度遼將軍梁懂等擊大破之無何乞降鮮卑

走還塞外是後烏桓稍復親附拜其大人戎朱虜爲

漢都尉虜音胡罪反順帝陽嘉四年冬烏桓寇雲中遮截

道上商賈車牛千餘兩度遼將軍耿曄率二千餘人

追擊不利又戰於沙南斬首五百級沙南縣屬雲中郡有蘭池城

烏桓遂圍曄於蘭池城於是發積射士二千人度遼

營千人配上郡屯以討烏桓烏桓乃退永和五年烏

桓大人阿堅羌渠等與南匈奴左部句龍吾斯反畔

中郎將張耽擊破斬之餘衆悉降桓帝永壽中朔方

烏桓與休著屠各並畔中郎將張奐擊平之延熹九

年夏烏桓復與鮮卑及南匈奴鮮卑寇緣邊九郡俱

反張奐討之皆出塞去靈帝初烏桓大人上谷有難

樓者九千餘落遼西有丘力居者衆五千餘落皆自

稱王又遼東蘇僕延衆千餘落自稱峭王峭音七右

北平烏延衆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並勇健而多計

策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張純畔入丘力居衆中自

號彌天安定王遂爲諸郡烏桓元帥寇掠青徐幽冀

四州五年以劉虞爲幽州牧虞購募斬純首北州乃

定獻帝初平中丘力居死子樓班年少從子蹋頓有

武略代立蹋音大總攝三郡衆皆從其號令建安初

冀州牧袁紹與前將軍公孫瓚相持不決蹋頓遣使

詣紹求和親遂遣兵助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蹋頓難

樓蘇僕延烏桓烏延等皆以單于印綬後難樓蘇僕

延率其部衆奉樓班爲單于蹋頓爲王然蹋頓猶秉

計策廣陽人閻柔少沒烏桓鮮卑中爲其種人所歸

信柔乃因鮮卑衆殺烏桓校尉邢舉而代之袁紹因

寵慰柔以安北邊及紹子尚敗奔蹋頓時幽冀吏人奔烏桓者十萬餘戶尚欲憑其兵力復圖中國會曹操平河北閻柔率鮮卑烏桓歸附操即以柔爲校尉建安十二年曹操自征烏桓大破蹋頓於柳城斬之首虜二十餘萬人袁尚與樓班烏延等皆走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並斬送之其餘衆萬餘落悉徙居中國云

鮮卑

鮮卑者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焉其言語習俗與烏桓同唯婚姻先髡頭以季春月大會於饒樂水上水在今營州北飲讌畢然後配合又禽獸異於中國者野馬原羊角端牛以角爲弓俗謂之角端弓者

郭璞注爾雅曰原羊似吳羊而大角出西方前書音義曰角端似牛角可爲弓

子皮毛柔蜥貂音女滑反鱗音胡昆反故天下以為

名裘漢初亦為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與烏桓相

接未常通中國焉光武初匈奴強盛率鮮卑與烏桓

寇抄北邊殺略吏人無有寧歲建武二十一年鮮卑

與匈奴入遼東太守祭彤擊破之斬獲殆盡事已具

彤傳由是震怖及南單于附漢北虜孤弱二十五年

鮮卑始通驛使○劉敞曰案驛當作譯見上其後都護偏何等詣

祭彤求自效功因令擊北匈奴左伊育訾部斬首二

千餘級其後偏何連歲出兵擊北虜還輒持首級詣

遼東受賞賜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賁滿頭等率種

人詣闕朝賀慕義內屬帝封於仇賁為王滿頭為侯

時漁陽赤山烏桓歆志賁等數寇上谷永平元年祭

彤復賂偏何擊歆志賁破斬之於是鮮卑大人皆來

歸附並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歲二億七千萬爲常明章二世保塞無事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遣右校尉耿夔擊破匈奴北單于逃走鮮卑因此轉徙據其地匈奴餘種留者尙有十餘萬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九年遼東鮮卑攻肥如縣肥如縣故

城在今平州也

太守祭參坐沮敗下獄死十三年遼東鮮卑

寇右北平因入漁陽漁陽太守擊破之延平元年鮮卑復寇漁陽太守張顯率數百人出塞追之兵馬掾嚴授諫曰前道險阻賊執難量宜且結營先令輕騎偵視之顯意甚銳怒欲斬之因復進兵遇虜伏發士卒悉走唯授力戰身被十創手殺數人而死顯中流矢主簿衛福功曹徐咸皆自投赴顯俱歿陣鄧太后策書褒歎賜顯錢六十萬以家二人爲郎授福咸各

錢十萬除一子爲郎安帝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荔陽

詣闕朝賀鄧太后賜燕荔陽王印綬赤車參駕令止

烏桓校尉所居寧城下通胡市因築南北兩部質館

築館以受降質鮮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質是後或降或

畔與匈奴烏桓更相攻擊元初二年秋遼東鮮卑圍

無慮縣無慮縣屬遼東郡也州郡合兵固保清野鮮卑無所得

清野謂收斂積聚不令寇得之也復攻扶黎營殺長吏扶黎縣屬遼東屬國故城

在今營州東南四年遼西鮮卑連休等遂燒塞門寇百姓烏

桓大人於秩居等與連休有宿怨共郡兵奔擊大破

之斬首千三百級悉獲其生口牛馬財物五年秋代

郡鮮卑萬餘騎遂穿塞入寇分攻城邑燒宮寺殺長

吏而去乃發緣邊甲卒黎陽營兵屯上谷以備之冬

鮮卑入上谷攻居庸關復發緣邊諸郡黎陽營兵積

射士步騎二萬人屯列衝要六年秋鮮卑入馬城塞

殺長吏

馬城縣名屬代郡也

度遼將軍鄧遵發積射士三千人

及中郎將馬續率南單于與遼西右北平兵馬會出

塞追擊鮮卑大破之獲生口及牛羊財物甚衆又發

積射士三千人馬三千匹詣度遼營屯守永寧元年

遼西鮮卑大人烏倫其至韃率衆詣鄧遵降奉貢獻

詔封烏倫爲率衆王其至韃爲率衆侯賜綵繒各有

差建光元年秋其至韃復畔寇居庸雲中太守成嚴

擊之兵敗散功曹楊穆以身捍嚴與俱戰歿鮮卑於

是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度遼將軍耿夔與幽州

刺史龐參發廣陽漁陽涿郡甲卒分爲兩道救之常

夜得潛出與夔等并力並進攻賊圍解之鮮卑旣累

殺郡守膽意轉盛控弦數萬騎延光元年冬復寇鴈

門定襄遂攻太原掠殺百姓二年冬其至鞬自將萬

餘騎入東領候分爲數道攻南匈奴於曼柏縣名屬五原郡

也莫鞬日逐王戰死殺千餘人三年秋復寇高柳擊

破南匈奴殺漸將王順帝永建元年秋鮮卑其至鞬

寇代郡太守李超戰死明年春中郎將張國遣從事

將南單于兵步騎萬餘人出塞擊破之獲其資重二

千餘種時遼東鮮卑六千餘騎亦寇遼東立菟烏桓

校尉耿晔發緣邊諸郡兵及烏桓率衆王出塞擊之

斬首數百級大獲其生口牛羊財物鮮卑乃率種衆

三萬人詣遼東乞降三年四年鮮卑頻寇漁陽朔方

六年秋耿晔遣司馬將胡兵數千人出塞擊破之冬

漁陽太守又遣烏桓兵擊之斬首八百級獲牛馬生

口烏桓豪人扶漱官勇健漱音所每與鮮卑戰輒陷

敵詔賜號率衆君陽嘉元年冬耿彛遣烏桓親漢都

尉戎朱虜率衆王侯咄歸等

○劉敞曰案魏志此衆字作將字言率將胡王

等出塞後乃封爲率衆王侯長也

出塞抄擊鮮卑大斬獲而還賜咄

歸等已下爲率衆王侯長賜綵繒各有差鮮卑後寇

遼東屬國於是彛乃移屯遼東無慮城拒之二年春

匈奴中郎將趙稠遣從事將南匈奴骨都侯夫沈等

出塞擊鮮卑破之斬獲甚衆詔賜夫沈金印紫綬及

縑綵各有差秋鮮卑穿塞入馬城代郡太守擊之不

能克後其至韃死鮮卑抄盜差稀桓帝時鮮卑檀石

槐者其父投鹿侯初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生子

投鹿侯歸怪欲殺之妻言嘗晝行聞雷震仰天視而

霽入其口因吞之遂妾身十月而產此子必有奇異

且宜長視投鹿侯不聽遂弃之妻私語家令收養焉

名檀石槐年十四五勇健有智略異部大人抄取其
外家牛羊檀石槐單騎追擊之所向無前悉還得所
亡者由是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
推以爲大人檀石槐乃立庭於彈汗山讞仇水上

音讞

昌悅反

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

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卻夫餘西擊烏孫盡
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網羅山川水澤鹽池
永壽二年秋檀石槐遂將三四千騎寇雲中延熹元
年鮮卑寇北邊冬使匈奴中郎將張奐率南單于出
塞擊之斬首二百級二年復入鴈門殺數百人大抄
掠而去六年夏千餘騎寇遼東屬國九年夏遂分騎
數萬人入緣邊九郡並殺掠吏人於是復遣張奐擊
之鮮卑乃出塞去朝廷積患之而不能制遂遣使持

印綬封檀石槐爲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乃自分其地爲三部從右北平東至遼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爲東部從右北平以西上谷十餘邑爲中部從上谷以西至敦煌烏孫二十餘邑爲西部各置大人主領之皆屬檀石槐靈帝立幽并涼三州緣邊諸部無歲不被鮮卑寇抄殺略不可勝數熹平三年冬鮮卑入北地太守夏育率休著屠各追擊破之遷育爲護烏桓校尉五年鮮卑寇幽州六年夏鮮卑寇三邊秋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二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朝廷未許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被原欲立功自效乃請中常侍王甫求得爲將甫因此議遣兵與育并力討賊帝乃拜晏爲破鮮卑中郎將大

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朝堂議郎蔡邕議曰書戒

猾夏湯伐鬼方尚書舜典曰蠻夷猾夏寇賊攷鬼

方三年而克之前書淮南王安曰鬼周有獫狁蠻荆

之師詩小雅曰獫狁蠻荆來威漢有闐顏瀚海之事武帝

將軍衛青擊匈奴封狼居胥山斬首萬餘級使征討殊

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執有可否故謀有得失

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闢四方南誅

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藉

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酒權之利

設告緡重稅之令武帝使東郭陽等領天下鹽鐵

官自賣酒人不得賣也又算緡錢者鈇左趾權專也

一各以其物自占占不悉聽人告緡以半與之音

日緡錢一算百二十也故民不堪命起為盜賊關東

紛擾道路不通武帝天漢二年泰山琅邪羣盜繡衣

直指之使奮鈇鉞而並出

武帝使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仗斧分道逐捕也

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人侯

封丞相車千秋爲富

人侯以明休

息思富養人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

悔者也

武帝時齊相主父偃諫伐匈奴之辭

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

財富充實

富○劉敞曰案富字當作賦

所拓廣遠猶有悔焉況今人

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

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益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

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爲賊有漢人逋逃爲之謀主兵

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

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衆不弱于

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

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爲耗竭諸夏并力蠻夷

夫邊垂之患手足之蚘搔中國之困胷背之癩疽

蚘音蚘

介搔音新到反埤蒼曰癩音必燒
反杜預注左傳曰疽猶惡創也

方今郡縣盜賊尚

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耻呂

后棄慢書之詬詬耻也音許豆反方之於今何者為甚天設

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

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蹙國解見西域傳豈與蟲螳校寇

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為之

盱食乎盱晚也左傳伍子胥曰楚君大夫其盱夫專食乎○劉敞曰今本朝案文今當作令

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

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

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校報也如使越人蒙死以

逆執事廝輿之卒前書音義曰廝微也輿衆也有一不備而歸者

雖得越主之首而猶為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

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

量邪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
珠崖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日夜惟思
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於時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
饑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爲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
備況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當動
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崖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
也夫恤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況障塞之外
未嘗爲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史記李牧

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保塞之

論嚴尤申其要前書王莽發三十萬衆十道出擊匈奴

久未聞上代有征之者也周宣王後世三家家周秦漢征之然

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宣王後世三家家周秦漢征之然

命將出征之盡境而還得中策武帝選將練兵深

入遠戍兵連禍結三十餘年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

小耻築長城之固以喪社稷是爲無策班固遺業猶

曰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 十一 中華書局聚

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

不從左傳曰楚大夫薳啓疆對楚靈王曰晉之事君臣曰可矣遂遣夏育出高柳

田晏出雲中匈奴中郎將臧旻率南單于出鴈門各

將萬騎三道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

率眾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千騎奔

還死者十七八三將檻車徵下獄贖為庶人冬鮮卑

寇遼西元和元年冬又寇酒泉緣邊莫不被毒種眾

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檀石槐乃自徇行見鳥集

秦水廣從數百里水停不流從音子用反其中有魚不能

得之聞倭善網捕於是東擊倭人國得千餘家徙置

秦水上令捕魚以助糧食光和中檀石槐死時年四

十五子和連代立和連才力不及父亦數為寇抄性

貪淫斷法不平眾畔者半後出攻北地廉人善弩射

者

廉縣名屬北地郡

射中和連卽死其子騫曼年小兄子魁

頭立後騫曼長大與魁頭爭國衆遂離散魁頭死弟

步度根立自檀石槐後諸大人遂世相傳襲

論曰四夷之暴其執互彊矣匈奴熾於隆漢西羌猛於中興而靈獻之間二虜迭盛石槐驍猛盡有單于之地蹋頓凶傑公據遼西之士其陵跨中國結患生人者靡世而寧焉然制御上略歷世無聞周漢之策僅得中下將天之冥數以至於乎

贊曰二虜首施鯁我北垂道暢則馴時薄先離

後漢書卷一百二十

後漢書卷一百二十考證

鮮卑傳野馬原羊○何焯校本原改羆

時漁陽赤山烏桓歆志賁等○歆魏志注中作欽

湯伐鬼方○臣德潛按此又誤以高宗爲湯

各將數千騎奔還○數千通鑑作數十爲是

見烏集秦水廣從數百里○烏集魏志注中作烏侯

後漢書卷一百二十考證

卷之二十一

...

...

...

...

...

自序

宋宣城太守范曄

吾少嬾學問晚成人年三十許政始有向耳自爾以
來轉爲心化推老將至者亦當未已也往往有微解
言乃不能自盡爲性不尋注書心氣惡小苦思便憤
悶口機又不調利以此無談功至於所通解處皆自
得之於胸懷耳文章轉進但才少思難所以每於操
筆其所成篇殆無全稱者常取作文士文患其事盡
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大
較多不免此累政可類工巧圖績竟無得也常謂情
志所託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
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
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條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謂頗
識其數嘗爲人言多不能賞意或異故也性別宮商

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縱有
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言之皆有實證非爲空談
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易文不拘韻故也吾
思乃無定方特能濟難適輕重所稟之分猶當未盡
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此爲恨亦由無意
於文名故也本未關史書政恒覺其不可解耳既造
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
班氏最有高名旣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後贊於理
近無所得唯志可推耳博瞻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
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旣有裁味故約其詞句
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
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
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徧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

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
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
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含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
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爲舉其大略耳諸
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
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吾於音樂聽功
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爲可恨然至於一絕處亦
復何異邪其中體趣言之不盡弦外之意虛響之音
不知所從而來雖少許處而旨態無極亦嘗以授人
士庶中未有一毫似者此永不傳矣吾書雖小小有
意筆勢不快餘竟不成就每愧此名

沈約云擘自序
並實故存之

意筆捷不列後發不效慎之則

士庶中未育一學則香世及不

不或兩出而來較少持真所

對向真釋其中斷應直之

不又自群因改節我排

盡文發貴古銀各後以

斷氣基美自古斷太而

多批書行始無育實

無一字空端奇變不

體以五一舟時夫意

無繼得不效終且強

後漢書注補志序

梁剡令劉昭

臣昭曰昔司馬遷作史記爰建八書班固因廣是曰十志天人經緯帝政紘維區分源奧開廓著述創藏山之秘寶肇刊石之遐貫誠有繁於春秋亦自敏於改作至乎永平執簡東觀紀傳雖顯書志未聞推檢舊記先有地理張衡欲存炳發未有成功靈憲精遠天文已煥自蔡邕大弘鳴條寔多紹宣協妙元卓律曆以詳承洽伯始禮儀克舉郊廟社稷祭祀該明輪駢冠章車服贍列於是應譙纘其業董巴襲其軌司馬續書總爲八志律曆之篇仍乎洪邕所構車服之本卽依董蔡所立儀祀得於往制百官就乎故簿並籍據前脩以濟一家者也王教之要國典之源粲然略備可得而知矣旣接繼班書通其流貫體裁淵深

雖難踰等序致膚約有傷懸越後之名史弗能罷意
叔駿之書是謂十典矜緩殺青竟亦不成二子平業
俱稱麗富華轍亂亡典則偕泯雅言邃義於是俱絕
沈松因循尤解功創時改見句非更搜求加藝文以
矯前棄流書品採自近錄初平永嘉圖籍焚喪塵消
煙滅焉識其限借南晉之新虛爲東漢之故實是以
學者亦無取焉范曄後漢良誠跨衆氏序或未周志
遂全闕國史鴻曠須寄勤閑天才富博猶俟改具若
草昧厥始無相憑據窮其身世少能已畢遷有承考
之言固深資父之力太初以前班用馬史十志所因
寔多往制升入校部出二十載續志昭表以助其間
成父述者夫何易哉况曄思雜風塵心撓成毀弗克
員就豈以茲乎夫辭潤婉贍可得起改覈求見事必

應寫襲故序例所論備精與奪及語入志頗褒其美
雖出拔前羣歸相泐也又尋本書當作禮樂志其天
文五行百官車服爲名則同此外諸篇不著紀傳律
曆郡國必依往式曄遺書自序應徧作諸志前漢有
者悉欲備製卷中發論以正得失書雖未明其大旨
也曾臺雲構所缺過乎榱桷爲山霞高不終踰乎一
壘鬱絕斯作吁可痛哉徒懷纘緝理慙鈎遠迺借舊
志注以補之狹見寡陋匪同博遠及其所值微得論
列分爲三十卷以合范史求於齊工孰曰文類比茲
闕恨庶賢乎已昔褚先生補子長之削少馬氏接孟
堅之不畢相成之義古有之矣引彼先志又何猜焉
而歲代逾邈立言湮散義存廣求一隅未覲兼鍾律
之妙素揖校讎參曆筭之微有慙證辨星候祕阻圖

緯藏嚴是須甄明每用疑略時或有見頗邀傍遇非
覽正部事乖詳密今令行禁止此書外絕其有疏漏
諒不足誚

景祐元年九月祕書丞余靖上言國子監所印兩漢書文字舛譌恐誤後學臣謹參括衆本旁據他書列而辯之望行刊正詔送翰林學士張觀等詳定聞奏又命國子監直講王洙與靖偕赴崇文院讎對謹按後漢明帝詔班固陳宗尹敏孟冀作世祖本紀及建武時功臣列傳後有劉珍李充雜作建武已後至永初間紀傳又命伏無忌黃景作諸王王子恩澤侯并單于西羌地理志又邊韶崔寔朱穆曹壽作皇后外戚傳百官表及順帝功臣傳成一百一十四篇號曰漢紀嘉平中馬日磾蔡邕楊劇盧植續爲東觀漢紀吳武陵太守謝承作漢書一百三十卷晉散騎常侍薛瑩作後漢紀一百卷泰始中祕書丞司馬彪始取衆說首光武至孝獻作續漢書又散騎常侍華嶠刪

定東觀記爲漢後書九十七篇祠部郎謝沈作後漢書一百二十二卷祕書監袁山松作一百卷至宋宣城太守范曄益集諸家作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凡百篇十志未成曄被誅至梁世有剡令劉昭者補成之唐章懷太子賢詔集當時學者右庶子張太安洗馬劉訥言洛州司戶叅軍革希立學士許叔牙成立一史藏諸周寶寧等同註范曄後漢書儀鳳初上之詔付祕書省傳之至今靖洙悉取館閣諸本參校二年九月校畢凡增五百一十二字損一百四十三字改正四百一十一字

原任詹事臣浩謹言按范氏後漢書隋志云九十七卷唐志云九十二卷論贊五卷今論贊附於紀傳共九十卷蓋自唐章懷作注付祕書省傳之至今其篇第如此唐志又云賢注後漢書一百卷以紀傳中分上下卷者凡十也劉昭注補志三十卷陳振孫云本別爲一書至乾興初孫奭建議校勘補亡借闕館閣書目乃直以爲百二十卷今考經籍志云後漢書一百二十五卷范氏本劉昭注則志之合於書亦不自奭始矣晁以道謂范書創爲后紀及采風俗通抱朴子詭譎事失史之體按呂后有紀見於前書不可謂創何焯云東京諸后臨朝者六范書自合史家之變未可議也王喬左慈附見於方術原未予立傳又何譏焉陳氏又云劉昭所注乃司馬彪續漢書之八志今考章懷注所引續漢書文多與志同其言足信然先范氏而有作者若劉珍之東觀記謝承薛瑩華嶠謝沈袁山松諸

家之書張瑩之漢南記今無一存者而彪書之志以附於漢書而傳非其幸歟范氏既未嘗爲序卷目皆後人所定一志而分爲數帙一傳而並列數人皆非史氏之舊馬班可作當不謂然然作者便於編輯讀者便於檢稽不啻爲晉宋以後史書導之先路矣茲奉

勅校勘監本漶漫剝落有他本可據者釐而正之疑不可考者仍之刊誤諸家在景祐以前者間爲補綴自吳仁傑刊誤補遺而下有前人所未及發者亦分別采輯以備參考刊刻旣竣臣浩復與同事諸臣詳審校勘錄爲後漢書考證若干條汲深而後知緘之短掃迅而後知葉之多爲悚爲慚罔知所措臣謹識

臣浩等奉旨校勘漢書卷之二十一卷之二十二卷之二十三卷之二十四卷之二十五卷之二十六卷之二十七卷之二十八卷之二十九卷之三十卷之三十一卷之三十二卷之三十三卷之三十四卷之三十五卷之三十六卷之三十七卷之三十八卷之三十九卷之四十卷之四十一卷之四十二卷之四十三卷之四十四卷之四十五卷之四十六卷之四十七卷之四十八卷之四十九卷之五十卷之五十一卷之五十二卷之五十三卷之五十四卷之五十五卷之五十六卷之五十七卷之五十八卷之五十九卷之六十卷之六十一卷之六十二卷之六十三卷之六十四卷之六十五卷之六十六卷之六十七卷之六十八卷之六十九卷之七十卷之七十一卷之七十二卷之七十三卷之七十四卷之七十五卷之七十六卷之七十七卷之七十八卷之七十九卷之八十卷之八十一卷之八十二卷之八十三卷之八十四卷之八十五卷之八十六卷之八十七卷之八十八卷之八十九卷之九十卷之九十一卷之九十二卷之九十三卷之九十四卷之九十五卷之九十六卷之九十七卷之九十八卷之九十九卷之一百卷

原任詹事臣陳浩庶子臣朱良裘侍讀臣齊召
南洗馬臣陸宗楷編修臣孫人龍原任編修臣
杭世駿檢討臣萬松齡恩貢生臣曾尚渭等奉
勅恭校刊

